

乃上書求彌贊普言贊普可汗彌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  
南廝囉邠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恩  
如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彌為立文法南廝囉使其  
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  
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  
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  
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

敏中伏兵平亂

宋史

向敏中為廊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宋真宗幸澶淵  
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歲之視政如常  
日有大難有告禁卒欲倚難為亂者敏中密使麾下兵披甲夜

下界中明日盡召賓客女官置酒縱闕無一人預知者命  
先馳聘于中門外後召至塔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  
慄邊藩遂安

李允則縱謀知奸

宋史

李允則真宗時累仕知雒州時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練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  
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  
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驟廡下使道去即幽州統軍也後  
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  
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  
茗籠運器甲不決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刻不救火

狀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徹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六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遣金鞍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厥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

寇賊用惠誓擊賊宋史

寇賊字次公宋真宗時命為梓州路轉運使長州多剛賊

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諸溪監順史箇松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賊徑用夷法植竹為堦石橫竹繫狗犬雞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賊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

桑懌獲盜宋史

宋仁宗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二人樞密院召桑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

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群盜澤潯  
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媪媪以為貞盜乃捕就  
媪與語及群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管不出知  
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憚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  
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媪  
得君處之實以告澤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彊梁者  
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  
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种世衡縱謀喻降 宋史

种世衡字仲平仕宋仁宗為僉書同州鄜州判官事在青澗  
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  
剛浪凌以謀聞之會剛浪凌令浪理賞乞獨

入騎從慈龍有僧王尤信者矯勇善騎射習知警  
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  
名高世衡為蠟書遺剛浪凌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  
向漢心命為夏川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  
稟綴畫龜俞其早歸之意剛浪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高歸元  
昊元昊疑剛浪凌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高牢中使其臣李文  
貴以剛浪凌首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  
言世衡以白腳巡經畧使龐籍時朝廷已欲招附籍召文貴至  
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  
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

范仲淹築城出援 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  
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請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  
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桑遠始號令之版築皆  
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  
此寇益少明珠滅城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龍討之上言曰  
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  
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此  
取細腰胡蓋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  
道通賊可無憂矣其後遂棄細腰明蓋諸砦為懷敏敗於

大順城原關中震心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  
城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間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狄青元夕奪崑崙 事文類聚

狄青宋仁宗時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一鼓青稱疾輒起令  
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  
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宗慈製師克敵 事文類聚

晁宗慈宋仁宗時遷殿中丞諱林邑王范陽延領國來逆以具  
裝被象前後元際慈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

象相繼示象果敢奔因此潰亂遂克林邑

張亢以智擊賊

張亢字公壽少豪邁有奇節仁宗時累遷并代都鈐轄管勾麟  
府軍馬事時麟府為賊游騎所鈔民閉壁不敢出黃金一兩易  
水一石亢率騎叩城出所據穀示城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  
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三堡置兵守之募  
人獲于外腰鑣與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  
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  
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者  
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營中  
草中見老亮方炙羊腍占吉凶亮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  
亢曰曩兒方藏頭隙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

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關則生不然  
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  
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  
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  
兵強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  
罷粟不能戰敵自曰東君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  
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  
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  
始通

神世衝權數事文類聚

种世衡宋神宗時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嘗之其梁重大亦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俞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其舉之須臾而止其權數皆此類

种師道以智克敵宋史

种師道字彝叔宋徽宗時為洛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胡蘆河師道陳于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東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一

臣門

戰功

戰鬪而能建立功勳者

曹仁建功封侯 魏書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弋獵後蒙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屬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破曹孫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

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

張光遷官 晉書

張光元帝時為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陳敏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嚴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眾大敗刺史劉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

弋仲敗敵 晉書

後趙石季龍末梁犢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眾大敗李農於襄陽季龍大懼馳召姚弋仲弋仲率其部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郡

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  
左方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  
手決兒小特不能使好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  
大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生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其不  
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  
羌請効死前鋒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  
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  
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鉞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  
辭而出遂滅梁犢

沈林子克敵 南史

宋武帝伐姚秦軍至閬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境柳時沈田子自  
武關北入屯軍監田泓自率大眾攻之帝慮眾寡不敵遣沈



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  
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為獨平一國不  
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

吳喜剋捷

南史

吳喜仕宋為孝武所知遷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  
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別  
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  
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  
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  
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

劉劭來蘇

南史

劉劭年伯猷仕宋為增城令明帝即位領輔國司進蘇

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劭還都復兼驃騎曰馬致討時  
國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助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  
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  
勸劭以法裁之劭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劭約令三軍  
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

焦度獲封

南史

焦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齊高帝時在  
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  
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  
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植將登度令投以礮器  
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  
東宮直閣將軍

裴邃勝敵 南史

裴邃字深明梁武帝普通二年除豫州刺史加都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矢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獲狄丘甓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城明年略地至汝南關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眾追之四甄競發擊賊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

陸騰平賊

陸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初仕魏遷通直散騎常侍

使青州遂留鄴為陽城郡守至西魏大統九年大軍破城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川人物又叙時事時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真不肖本也即拜大都督遷武衛將軍騰既為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騰李武等憑據險難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析擢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隨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段韶授神武受爵 北史

段韶字孝先齊神武皇帝重之以為領親信都督頗以軍功封

下洛縣男及芒山之役為質被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神武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

斛律光破敵 北史

周將宇文傑將兵圍洛陽壅絕糧道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斛律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繞交傑眾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光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袍罕公普屯威柱圍韋榮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統干廣略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城斬首萬人而還

宇文護征伐有功 北史

宇文護字薩保周文帝後子也幼方正有文度特為高祖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晉泰初至平涼時年十二大將軍手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贖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魏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周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萬歲勒石頌隋德 北史

史萬歲隋文帝時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竇軌平寇 唐書

竇軌字士則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帝賜馬十四使略瓊涇南後平京師為大丞相諮議參軍樞密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大破賊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賊率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

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刺史將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鉅川軌進軍臨洮擊五賊走其衆度羌必為患始用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

仙芝震服諸胡 唐書

高仙芝唐玄宗時大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羨安西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贊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安騎一萬出討是時安兵皆有私馬自隨仙

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  
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  
為三使疏勒趙崇玘自北谷道撥換賈崇權自赤佛道仙芝與  
監軍遣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  
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  
川命士人齋三日糶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露鞴不濡衣  
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  
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技其城斬五千  
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今誠  
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騎嶺  
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  
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

下曰公驩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  
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安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  
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  
王曰不關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  
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此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  
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  
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安夷橋其暮吐蕃至不  
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  
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  
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李晟討朱泚  
唐書

李晟德宗時將兵圍朱泚於長安遣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

嚴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  
于此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  
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之晨曰外城有里閉之隘若設伏格戰  
居合寡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令直擊之是披其心腹  
將圍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  
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情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  
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洸等縱兵擊賊賊華師急晟以精  
騎馳救中軍謀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  
積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  
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乃  
軍光泰門使王必李演將騎史萬項將步抵苑北晨先  
為道二百步北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北請將曰

今先斬公矣軍頃懼先登技柵以入必督騎繼之  
其將段誠諫大兵之道進雷誅震地令言廢之希情  
死關晟令唐良臣等少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比不勝賊  
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  
捐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此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  
黨悉降

李愬會隊五十

憲宗方經略隴右故徙李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兄愿  
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為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懇請  
賜軍中自効許之乃著為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  
禽其隊帥五十俘賊萬計淄青平

李克用平賊 飛史

李克用封為晉王唐僖宗廣明元年正月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至于河中進屯乾沆黃巢賊黨驚曰鷓兒軍至矣二月賊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梁天波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官昇陽殿巢敗南于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

朱全忠追破黃巢 五代史

朱全忠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拜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黃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陳州徐州特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討巢州刺史趙犖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

乃自將救犖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勣尚讓等犖以全忠為如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巢會擊犖巢已敗去全忠追克用追敗之于郟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

陳敬瑄備王建之亂 五代史

王建字光圖唐昭宗時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揚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陳敬瑄患之以問田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

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  
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  
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  
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  
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  
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  
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  
節

朱友寧奪馬殺敵 五代史

朱友寧字安仁朗王存之子也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梁太祖  
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  
壽州友寧東備宣武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

千餘騎有數千級太祖奏唐昭宗還京師拜友寧拜武寧軍節度使賜號迎靈殺勇功臣

李嗣源獨克鄆州 五代史

李嗣源唐莊宗同光元年從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  
繼勳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勳以上  
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及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  
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  
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  
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總管

王晏球克敵獲馬 五代史

王晏球字瑩之唐明宗時拜晏球為歸德軍節度使時史州王  
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



吐摺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曼球聞禿餒等兵且來  
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  
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曼球趨曲陽都棄勝追之曼  
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曼球與左右十餘人  
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曼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臺  
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相珪以右軍  
攻其右中軍騎士袍馬噴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由陽至定州  
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陽  
以七千騎益都曼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  
千匹

郭威克守貞 五代史

漢隱帝時河中李守貞求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

守貞時郭從義常思等分兵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郭  
其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  
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  
傳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  
會射悉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立  
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  
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  
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  
必有亡失欠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  
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

蕭德力戰 遼史

蕭德字特末性和易篤學好禮法聖宗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

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  
俸令道宗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為  
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  
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

盧秉不伐 宋史

盧秉字仲甫神宗時知渭州是時五路大出兵西討唯涇原有  
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  
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  
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之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  
積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  
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  
賞焉西其府上功惠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

種諤傳 宋史

種諤字善翁後高遵裕使此岷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

擊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社以夸漁遠諤固言其地里諤之曰  
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諤  
聲氣不動卒改塗升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  
宗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  
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諤刺得其情  
上疏請除之詔宗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  
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諤亟進攻晨霧蔽野跣步不可辨諤  
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  
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諤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

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為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

岳飛討賊宋史

岳飛字鵬舉以武功累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高宗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萬寇據道賀二州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叅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頗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截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于北麓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戰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破之

不從者可憫繼之則復叛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擒其魁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林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殲者

李寶俘獲宋史

李寶嘗陷于金夜身從海道米歸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陸對無一毫沮懣是必能事者迺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方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為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

位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  
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  
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抗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  
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家州  
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  
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  
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  
黑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  
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  
去後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俱發至膠西不  
日自賊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稱子唐  
島有風自他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逐乃得賊

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所  
疾遇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擲石擄  
由纒瀾巨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東無復行次寶亟命大  
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  
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  
舊民皆登島垠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艣溺死甚  
衆浮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  
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  
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為金  
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  
海

鄭溫平虜羅克剌岳元史

鄭溫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為合必赤千戶從丞相史天澤為新軍萬戶鎮撫憲宗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見具言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還至閬州奉旨分軍守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溫統四千人警邏釣魚山世祖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為總管三年李璫叛詔溫以軍還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斫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厚賞之七月城破命溫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復受上賞命為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十二年陞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三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

十八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葉仙鼎累立大功 元史

葉仙鼎畏吾人幼事世祖於潛藩從征上蕃雲南常為前驅已未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中統元年從征阿里不哥與其黨遇大呼馳擊之其眾駭潰賞白金貂裘明年討李璫以功賞白金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土蕃宣慰使仙鼎素熟夷情隨地阨塞設屯鎮撫之恩威蕪著頑獠皆悅服賜金幣鈔及玉束帶為宣慰使歷三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盜鍾明高積年為害仙鼎討擒之

何伯祥深入其地 元史

何伯祥元世祖時為易州等處軍民總管壬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遏不若出

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被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  
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為五營營火十  
炬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  
宋兵果來追伏發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  
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

謁只里平宋有功

元史

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  
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挺佐之比行入奏曰  
陝要地軍務非輕阿脫仰刺國之元臣陛下委任之伏慮  
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  
實而遣之未幾改行省御史官復入宿衛李壇平朝議遷宿衛  
之

外領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如  
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賜  
將士十一年從丞相伯也攻鄂州將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  
年隔馬為其所得謁只里就斷橫戈直入其軍取之以還因救  
獲四人時糧儲不繼謁只里以為憂謁只里之西攻江陵龍巖堡  
取其粟萬石眾賴以濟大兵東下宋將夏貴避戰於陽邏依伯  
顯未至眾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未宜及其未  
定而擊之遂直前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艘敗走伯顯上其功加  
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純橋以登遂克之  
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  
宮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  
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

李恒平嶺海之功 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為然兵至梅嶺罕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碭州十四年拜叅知政事行省江西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為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碭州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嶺南福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舟三百餘艘焚其家燬其舟二百餘人又破其餘寨

六月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獲其舟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輸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搗其柵索絕世傑猶戰死自朝至脯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後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崔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為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凌震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賞勞甚厚

見忌立功

因見疑忌發憤立功者

王猛禽馬靖南史

王猛字世雄陳後主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稜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

裴寂率家僮破賊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司空裴寂坐浮屠法雅妖言免官歸故鄉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子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言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奴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譖國家之興亡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議者以為乃救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帝曰國家於寂有

既而裴寂破賊帝念其功詔之朝曾卒

輕敵

輕易敵人而致敗者

魯公失曹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信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武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邾豈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

齊侯敗績左傳

齊師陳于鞌邾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元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  
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  
有險余必下推車于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  
之大事也探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  
援袍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謝琰為孫恩所敗 晉書

謝琰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內史至郡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  
疆賊在海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  
况孫恩奔軻何能復出不從未幾恩復入寇陷餘姚破上虞  
山陰三十五里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

謝琰多而塘路狹琰軍魚貫而前賊傍射之瑛敗績

劉幾卿免官 南史

劉幾卿梁武帝時為書侍御史普通六年詔梁西昌侯藻督  
北侵幾卿求行權為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  
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  
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殷開山破敵致敗 唐書

殷開山高祖時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皇疾甚卧營委  
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眾枵乃  
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  
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塹為壑  
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

曹彬援粟致敗 宋史

曹彬字國華宋太宗時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坐令分屯邊城遣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太宗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寡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趙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鄉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待美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獲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

及知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律州以援餉既大軍聞之亦不敢入在前反退軍以援弱粟乏策之其也于是使止彬勿解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其養說以張四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其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聚糧再攻涿州契丹大衆當而特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

識斷

明識事物有決斷者

衆仲言州吁必敗 左傳

魯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備先君之怨於鄭而

宋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若  
主敝邑以賊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  
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鄭東門五日而還隱公  
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  
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戰呼自焚也夫州吁弑其  
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士為知虢將繼

左傳

魯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  
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者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

梁由靡言狄必至

左傳

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  
梁由靡曰狄無恥後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  
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虢射  
言果驗

內史過言晉侯無後

左傳

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  
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  
上下昏何以長世

谷犯知勝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文公謂谷犯曰吾卜戰而龜

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票吾又夢與荆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谷犯對曰卜戰龜燿是  
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  
其票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  
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  
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王孫滿料秦師左傳

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此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  
皆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  
於敝邑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

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馬矣使自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賄資  
焉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  
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祀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趙同不敵致咎左傳

魯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敵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卻錡不敵及難左傳

魯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敵孟獻子曰卻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國之命也君命也不亡何為

成子不敬致敗 左傳

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服神之六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叔時極論楚師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將又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勝敗以遠德刑以正刑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

生厚而德政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於外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將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單子料卻至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捷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子產料鄭不得寧 左傳

魯襄公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太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士莊言高厚不免 左傳

魯襄公十年春晉合諸侯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晉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

叔向言二君不免 左傳

魯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也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然明因禮知人 左傳

魯襄公二十四年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士大夫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穆子知慶封 左傳

魯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齊孫穆子食慶封既而齊人來攻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襲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謂叔孫曰天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富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族

季札料政及子產

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鴛帶  
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  
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司馬侯言高專整將及矣

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荀女齊

司馬

補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  
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  
人皆及矣

文子識察

魯襄公二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是令尹圍之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

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

則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親也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

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

攝誦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

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繼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

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繼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

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丹雘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子產數子南五罪左傳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姦  
為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也  
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皆即公孫黑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產曰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棄也

以子南欲殺之而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夫何懼也  
子皙傷而辟告大夫我好見之不知其有其志也故傷之  
夫何謂之子產曰直餉也賤有罪罪在彼也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白焉不畏威也好國  
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也之不尊貴也幼  
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後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其  
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兵將行子南  
得產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彼國政也非其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終管叔而蔡蔡叔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沈尹論城郭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  
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  
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  
明其五侯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惰不貪不懦不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  
盻乎若敖鮒冑至于文武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士  
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子家子知公徒必敗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鄭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鄭  
子家子曰天命不惟久矣惟其  
者必以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小難乎猶有鬼神必敗  
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知晉公徒敗于  
且知

史墨斷作刑鼎左傳

魯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  
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  
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慶也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  
刑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恭史墨

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  
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  
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史鱈言成驕必亡 左傳

魯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鱈而告  
之史鱈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鱈曰無害子臣可  
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  
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在  
衛務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  
惡之曰成將為亂

管仲止盟 新序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數侵伐  
之二國怒時桓公方存一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懷夷伐  
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德  
會明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  
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公不聽與之盟仲死楚人滅黃  
伐江桓公不能救君子謂管仲善謀矣

成公乾斷屈春為令尹 說苑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  
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  
義獲天下之至愛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  
玩之鷓夷子皮曰詩於屈春損頤為友二人者之智是以為令  
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逢滑斷吳楚未為禍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禍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無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是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屈宜曰斷韓侯不出此門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也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在年春穀宜陽明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願其有以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

梁公弘識楚患在吳

齊人巴勝智氏歸而繕甲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巴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聰明乎盍慮襲郢

子西斷吳不能敗我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皆官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報近者入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國能其眾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也

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陵地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珎異是處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周伯陽讀史知周亡 史記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龜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蔽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漿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未發而觀之漿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漚之漿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之童妾既醜而漚之既葬而

子懼而棄之宣子之時童女謠曰歷代其賦其文而  
宣王聞之有夫婦會是器者宣王使執而焚之遂於建而  
宣王後宮童妾所棄女子出於路者聞其後童哀之故之夫  
如遂亡葬於襄陵人亦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  
棄女子出於襄陵為襄陵

孔子知魯大用冉求 史記

季桓子魯哀公時病輦而見魯城甯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二老斷秦兵必敗 史記

秦穆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者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可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阤矣後果為晉襄公所敗

內史過知虢亡 國語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因有

其惠是以罔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愿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杌於丕山其亡也夷辛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鄘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藥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失神壹不遠徙遷君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

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宵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焉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役之虢虢公亦使祝史請事焉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以亡矣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困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內史過言晉侯必亡國

周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邲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死且呂邲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

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罔之威則惟敬衆罔之不敬則惟怨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矣使民不可不敬也夫之威在極不事先王知人事之必以禮也禮者衆也是故禮者上之所重民者中慶衰以益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幾以之祭除其心精也考中慶衰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幾信也然則人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嚴其宮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拱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贊幣瑞節以

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豐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昏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王孫滿言秦師必敗國語

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

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貽入敗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謂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其幄獲其三帥丙術視三人

單子言陳侯必亡國語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深野有庾積湯功未畢道無列樹墜田若藝錯宰不致餼司重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歲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備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  
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觀矣而道路若  
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  
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數有園  
囿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輿草不  
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  
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  
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  
適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  
具校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人  
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工以物

故小大莫不愛其貴國之實至則以班加一  
更則皆官正其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本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  
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  
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嬖姓矣  
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懲帥其德也猶懼隕越若廢其教而  
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  
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  
陳

劉康公言叔孫必亡 國語



周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  
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甚  
長麴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  
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  
寬所以固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  
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  
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  
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  
也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  
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  
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其可也

二子者儉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窮矣  
且夫人臣而後國家不堪亡之道也王曰然則對曰東門子  
家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亡也若季孟而  
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  
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不及三君也

叔孫穆子知公子圍有其心

魯昭公元年會於號楚公子圍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  
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丈夫矣抑君也鄭子皮  
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  
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  
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

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史蘇知晉亂本生矣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使申生曲沃以速懸重耳虞蒲城夷吾虞奚齊虞絳以微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同皆至矣晉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力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受其害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毒

亂生我子而君子好好而惡惡然則安其本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惡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撥之情彼恃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欲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卻至以五間知楚敗國語

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欒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陣不違忌一聞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聞也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

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  
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闕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  
鄢陵

孤犯以野人舉塊知得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  
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  
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  
人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欒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是而嫁則就木焉  
子蒙狄十二年而行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秋為祭可也  
齊無所濟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決也

也蓋力一紀可以遠矣對侯長矣而欲動晉乎乎天多難在  
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去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微言適遠  
人人服不為郵矣會其年可也茲可以親晉以為然乃行過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一年必獲此土二三  
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後於壽星必  
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  
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

尹壘識吳天差自敗

楚子西歎於朝蓋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者與衰殯喪於是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

宴思樂在樂思焉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  
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  
政德之不脩無患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郵民之羸聞一善若驚焉得一士若  
賞有過必慘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  
眾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謝陂池必成六  
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入子脩德以待吳吳將  
矣

范無字知楚後必亂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天子皆問於范無字曰吾不服諸  
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  
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

有京練衛有蒲戚宋有蕭蒙皆有弁費齊有棠  
有微樹叔段以京患莊公鄆幾不克粹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衛蒲戚寔出獻宋蕭蒙寔絀昭公魯弁費寔弱襄公  
齊陳立寔殺無知晉曲沃寔納齊師秦微衛寔難桓景皆志於  
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  
臣國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師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  
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  
德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  
德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曾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對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我三年陳蔡及不

美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南文子知智伯之機

說苑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  
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  
不祥使更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平都君斷秦空割地

戰國策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  
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  
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  
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趙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  
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徐子斷魏太子不還

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  
能勝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因魏魏之太子自將攻魏  
勝其富則富不過有魏而貴則貴為王若戰不勝則世無  
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  
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  
知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臧子知楚不救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荆王大說許救甚歡臧子憂而不  
救荊曰索救而得有憂憂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  
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新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

齊敵荆之利也城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南文子知犀首必不向衛戰國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敵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緹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中

宋昌明決代王之疑荆漢

宋昌為中尉時諸呂作亂漢大臣既平之使人迎代王邸中人

武事難言以為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高故繁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失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周勃

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曰  
宋昌曰果如公言

壽王斷漢鼎前漢

吾丘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及滄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  
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曰非周  
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曰  
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  
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  
昭天下漏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  
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  
德澤上昭天下漏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

雋不疑識偽衛太子

雋不疑字曼倩昭帝時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  
車建黃旒衣黃檐禴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  
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  
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  
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  
與太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錄  
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治何人竟得  
名方遂居朝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英尉建名鄉里識知者張宗祿  
等方遂坐誣問不道要斬東市

陳湯料敵前漢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以斬郅支單于爵關內侯坐事奪爵為士  
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救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  
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間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對曰臣  
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  
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  
郭救煌歷時延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  
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

書到言已解  
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霍光識張氏之興前漢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成帝時俱為中郎將將兵隨慶  
德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畧山川  
形執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

丙吉斷老翁子無影事文類聚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  
謂其母曰我父年尊死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  
法反欲惡我種類乎爭射數年州郡不決時漢宣帝以丙吉